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0 和 16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
和人道主义问题

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的局势

2005 年 2 月 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及 2004 年 12 月 3 日亚美尼亚常驻代表的信。¹ 亚美尼亚常驻代表在信中引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阿塞拜疆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的第二份定期报告的结论意见。²

显然，报告的内容和成果及缔约国和人权条约监测机构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促进有效实施该缔约国在具体国际人权文书中作出的承诺，而不是被另一个缔约国用来作为怀有政治动机的控告的依据。

遗憾的是，亚美尼亚代表在政治上取巧，对上述报告断章取义，企图歪曲和混淆报告精神，误导国际社会。毫不奇怪，亚美尼亚代表在“陈述”报告第 28 段时，故意漏掉两个重要字眼：“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从而歪曲了该段的含义。亚美尼亚代表对第 15 段也采用了同样可耻的做法。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到了所谓“非法占有财产”问题，亚美尼亚代表便无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与众多其他问题的联系，孤立地看待这一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应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武装冲突的整体背景下考虑，

¹ A/59/593。

² E/C.12/1/Add.104, 2004 年 11 月 26 日。



并根据冲突后果，尤其是民众被粗暴赶出家园的情况进行解释。其他相关文件，包括联合国主要机构和其他人权条约监测机构通过的文件已经反映有关情况。³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本身在同一份报告中指出，“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产生了大量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人的存在继续严重妨碍了缔约国[阿塞拜疆]实施盟约中所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能力。”⁴

在企图利用少数民族问题歪曲第 15 段之前，请亚美尼亚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亚美尼亚从自己的领土上清除了所有非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与此相反的是，阿塞拜疆直到今天还保持了民族多样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去年 11 月访问巴库时，称赞了这样的事实，即目前阿塞拜疆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之外，仍然生活着 30 000 名亚美尼亚人，其中有 20 000 名在巴库。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请亚美尼亚政府不要指责其他国家实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而是先在某种程度上检讨一下自己，分析自己在履行人权领域国际义务方面的状况，尤其是多加注意人权条约监测机构对自己的定期报告所作结论和提出的建议。人权条约监测机构已经一再表示，他们对亚美尼亚普遍缺乏容忍精神及亚美尼亚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难民和避难者、妇女和儿童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感到关注。⁵

至于阿塞拜疆加兰鲍伊地区和汉拉尔地区的柴肯德村（亚美尼亚常驻代表把它们分别称为沙胡米安和哥塔山地区），我们应当记得，1989 年亚美尼亚武装集团把柴肯德变成了一个犯罪活动枢纽，从那里轰炸周围的村庄和道路，使当地阿塞拜疆居民饱受威胁。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在柴肯德及邻近地区，有 54 人成为阿塞拜疆武装集团的受害者。1991 年，当时苏联的中央执法机构拘捕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几十个亚美尼亚犯罪团伙。

至于 2001 年 8 月 22 日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法令，这是阿塞拜疆政府采取的众多措施之一，目的在于确保 1987 年至 1989 年亚美尼亚实施种族清洗时被强行驱逐出亚美尼亚的 250 000 名阿塞拜疆人有权享受适当的生活标准，尤其是居住条件。这项总统法令要求重建阿沙吉-阿格加肯德（Ashaghy Aghjakand）和尤哈里-阿格加肯德（Yukhari Aghjakand）⁶ 1 400 座被拆除的房子，以便收容该地

³ 见大会第 48/114 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E/CN.4/1999/79/Add.1 第 1、20 和 23 段；CERD/C/304/Add.75 第 11 段。

⁴ E/C.12/1/Add.104 第 11 段。

⁵ 见 A/57/18 第 277、278、280、282 和 283 段；CRC/C/15/Add.119 第 24、32、46 和 48 段；CCPR/C/79/Add.100 第 14 段、15、16 和 17 段；E/C.12/1/Add.39 第 10 段。

⁶ 加兰鲍伊地区的阿沙吉-阿格加肯德定居点 1938 年被命名为沙胡米安。阿塞拜疆重获独立后，不过是恢复了该定居点原来的名字。至于亚美尼亚信中提到的名为维林山（Verinshen）的村子，只不过是原来的阿塞拜疆名字尤哈里-阿格加肯德直译为亚美尼亚语，仅省略了“阿格

区已经找到临时住所的亚美尼亚难民，但并没有像亚美尼亚代表所声称的那样在巴库和甘贾进行。

亚美尼亚在对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纳入项目 163 “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一事作出拙劣反应之前，必须认识到以下两个问题的重大区别，即：(a) 适用于被占领领土的，严重违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规则问题（如违反禁止向被占领领土迁移人口的规则。这些问题属于战争罪问题）与 (b) 按定义并非被占领领土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产生的复杂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

亚美尼亚作为武装冲突后果的主要责任方，不是努力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停止非法活动，而是通过掩饰联合国人权条约监测机构通过的文件的精神，误导国际社会。

最后，同样重要也高度相关的是，我要引述 2005 年 1 月 25 日欧洲委员会会议通过的题为“欧安组织明斯克会议处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冲突问题”的第 1416 号决议：“议会感到遗憾的是，在武装敌对行动持续十多年之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冲突仍未解决。数十万人仍然无家可归，情况悲惨。阿塞拜疆很大部分的领土仍然被亚美尼亚部队占领，而分离主义势力仍然控制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议会忆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敦促有关各方遵守这些决议，尤其是不要再采取武装敌对行动，并从被占领领土撤出军队”（见 A/59/689-S/2005/64，附件一）。

我因此呼吁亚美尼亚常驻代表考虑解决冲突的前景，而不是徒劳地篡改历史，发布错误声明。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0 和 163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加”（Aghja）一词。亚美尼亚方只是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开始后才开始把尤哈里-阿格加肯德改称为维林山，虽然在历史上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名为维林山的定居点。实际上，为了抹掉阿塞拜疆人在现属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个地区居住的历史，亚美尼亚更改了许多村镇和地区的名字。1920 年苏联开始统治两国后，有大约 2000 个村镇和地区从阿塞拜疆划归亚美尼亚。这些村镇和地区几百年来一直使用阿塞拜疆名字。